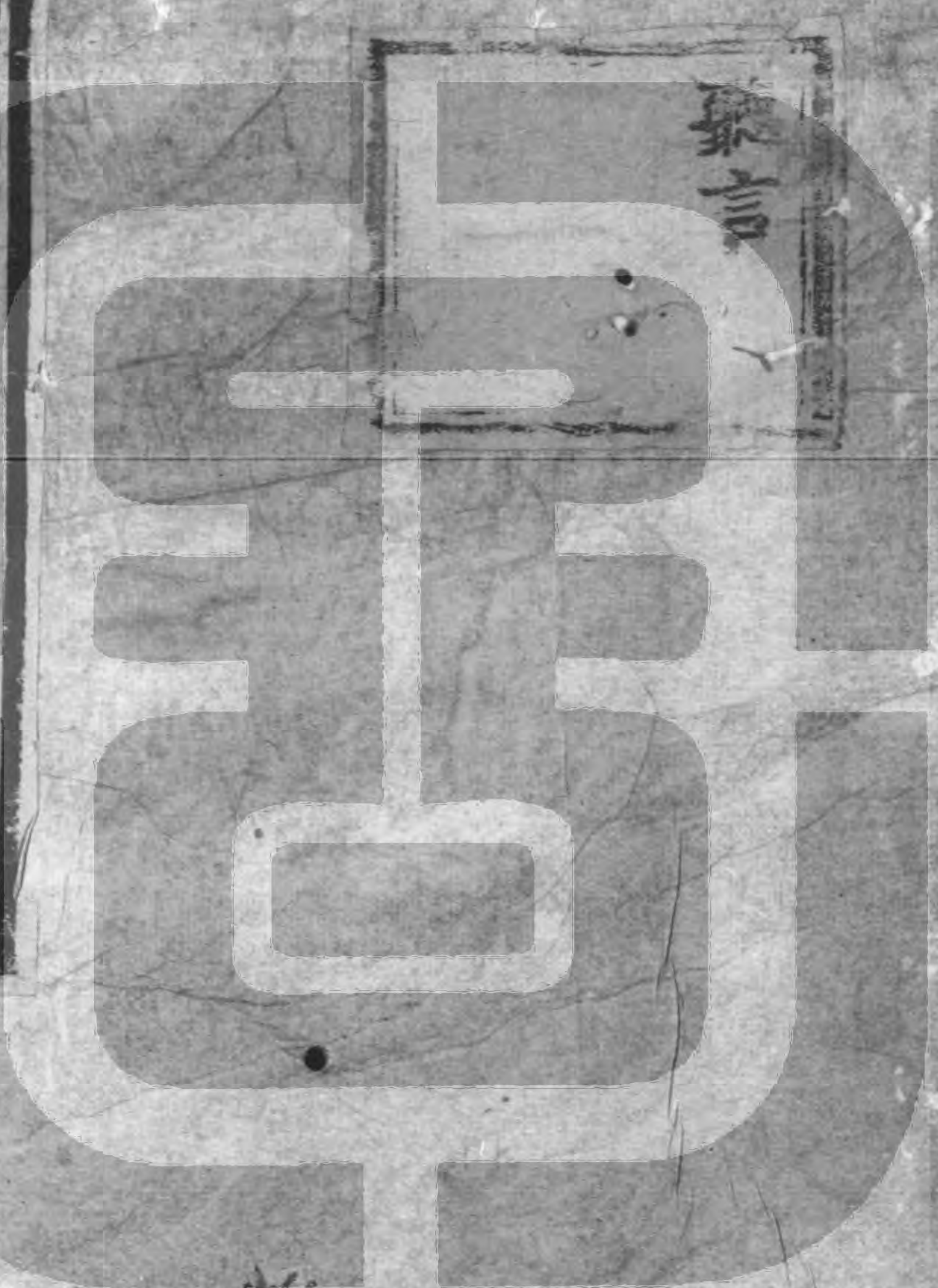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三
之二百五

6244
190

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

聽言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咸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

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為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聞於前。而朝廷為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為私聞。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徹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邪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

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以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為非。而以他人之言為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為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為。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不悟。強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為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

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無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先又請自擇臺諫劄子曰。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以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聞之外。陛下

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群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道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

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奏曰。臣竊聞轉對官陳習生言。人罪惡。被絀監當習之為人。志邪惡。好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

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為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群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惡不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為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賊污。而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為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實。而陛下遂以為大惡。則今孰敢為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則雖大臣復有賊污狼籍者。陛下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

義。是非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人之惡。則象恭滔天。方命圯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以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疾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為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為陛下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

二年。侍御史陳襄上奏曰。臣竊以天下之道。常存乎公議。公議廢。斯道或幾乎熄矣。夫人皆有是非可否之心。蓋出於理義之性。雖聖人無以異也。方其是非可否之時。苟其心不至乎有所好惡。則其言未

始不公。雖匹夫匹婦之愚，猶有可取。而况士君子者乎？彼君民者，凡施一政，立一事，方且自謂吾思慮之甚精，議論之甚熟，聞其言而莫之省也。且以為流俗之論，亦不思之甚矣。故天下之公議，常起於好惡未發之前，而失於是非相勝之後。君人者，不可不察乎此也。已以為是，而天下以為非，已以為非，而天下以為是，是為是，未可知也。必待天下之人，皆以為非，然後捨焉，是眾人捨之也。故其取於人也，無責賤戚疎賢愚，唯恐其謀之者不多。論之者不博。道之所存，議之所往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蒙獻誨，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戚親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厲王暴虐，使人監諂，召公用是諫之而不聽，遂至流亡之患。宣王既立，用方召以為輔相，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而雅道復行，故其政善者，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高之類是也。其不

善者，詩人亦或箴焉。庭燎是也。或規焉。沔水是也。或誨焉。鶴鳴是也。或刺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興焉。夫言之於人，君其取捨興亡如此之明效也。伏自陛下享國以來，咨嗟求治，惟恐一言之不獲。一事之未聞，親降詔書，詢求闕政。每遇便殿延訪，群臣之言至于日昃，仍命百寮轉對，得以封事上聞。未之前王，未有若陛下兼收廣聽如此之勤也。然而興事改作，惟聖其難。王安石近置條例一司，失於過聽，事不由於宰府，謀不及於士民。耆艾不與聞，臺諫不得議，所建議推門生屬吏而已。天下雖有是非之論，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怵然非之，謂不可行。此由責任太專，而不取人言之過也。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言有事之時，人君欲創制申令，必先審慮於始。當圖成其終，猶天道之行四時以成變化。柰何獨以一二臣之臆見而議天下之法哉。陛

下雖欲從之其如天下何。昔者子產相鄭。鄭人有游鄉校以論執政者。然明請毀鄉校。子產止之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韓愈為之頌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通交暢。施及無垠。蓋惜其不遇也。又曰。四海所以不治。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蓋傷今不復有斯人也。伏望陛下復雅道以行宣王之政。責近臣以子產之用心。無任一人之私言。無廢天下之公論。舉一事必稽于衆。施一政必順于民。罷去誅求之法。以安人心。牽復放斥之臣。以開言路。使百工群吏咸得以職事持議。歲補主闕。則可以無偏徭過舉之患矣。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言所同者遠。無所係吝。則其道光亨。可濟大事矣。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之福也。

襄又上奏曰。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資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為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辯博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懇懇。然惟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諍其君。苟可以言。雖鉞鎖之在前。無所忌諱者。欲以致君之無過。而非所以暴其惡。將以効臣之節。而非取其名。蓋居言責之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是也。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德。義成一體。上之人苟聞一言之善。則雍容聽納。不以為暴已。而無所疑。下之人苟聞一事之失。則周旋切爭。不以為干譽。而無所憚。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聖慈。少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

襄又乞免劉述等言事罪狀曰。臣近者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以
繳勅被劾。前日御史劉琦錢顛又以言事責降。尋准同知諫院范純
仁牒稱爲臺官劉琦等責降有狀。奏乞留逐官。及言叅知政事王安
石事。居家待罪。更不供職。乞行貶竄。牒院照會者。臣亦備位諫官。端
視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實憂之。陛下始者知安石之賢。擢與
大政。天下聞之。莫不相賀。以爲陛下有知人之哲。能任道德之臣。陛
下責望安石之意。既深。則安石論報陛下之心。愈急。事既傷於欲速。
人不免乎有言。臺諫耳目之官。苟有見聞。不敢緘默。事之可否。在陛
下擇而行之。不宜小有忤旨。便加譴斥。恐非所以通下情。采諫諍之
道也。自陛下身國以來。凡五易御史中丞。臺諫之官。罷斥相繼。以不
失職而去。固無所損。然而天下之人。皆謂陛下不能包容聽納。窒塞
言路。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在於聖政。不爲無損也。况

今官政因循。上下無守。述爲刑曹。繳勅待罪。可謂不失其職矣。若陛
下因此罪之。是使天下偷祿苟安之人。益隳官守矣。况御史之任。得
以糾正朝綱。今琦與顛。爲言執政之臣。雖風聞失實。未爲深過。若以
微罪被逐。是使言事之官。無復敢論柄。臣之闕失矣。此竊爲陛下惜
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善覆萬物。而不可名。善載萬物。而不
可度。聖人之德。亦在容之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願陛下不以守職違詔。而真述於法。不以言訑近臣。而重琦等之
罪。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張戩等乞察官依諫官例登對狀曰。臣等每有本職公事。
欲上殿敷奏。必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儻遇朝廷政
或闕失。及外事有關係於機速。不容後時者。如此稽遲。則已無所及。
况使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抑。耳目之司。雖

欲應急陳聞。安可得也。伏觀天禧詔書。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誅求無節。寬濫未伸。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殊異。欲乞朝廷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閣門。即許登對。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所貴遇事入告。無憂失時。

翰林學士韓維乞不可以直言黜士狀曰。臣伏見應賢良方正舉。凡文仲對策入等。以論時政意異。詔文仲罷歸。仰惟陛下導人使言。一有不合。便行棄黜。此後誰敢有言者。陛下嘗嫉言事之人。好同流俗。沮敗朝廷行事。且行事在審理。審理在合時變。使流言自息。乃為善也。而欲黜責以止之。臣見其無益於行事。有損於治道也。陛下毋以文仲為一賤士而黜之。何損於事。古人於事常戒微漸。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得窺其間而競進。為禍不細。文仲

可取而逐之。臣恐於文仲未有所損。而其損預在陛下也。願改賜處分以幸天下。

九年。監察御史彭汝礪論近歲用言好同惡異。疏曰。臣伏以陛下自初政于今。幾十年。損益賡續。紛紛莫知所止。條令數下。使車結軌於道。郡縣之吏。不能勝任。言理財者幾悉矣。而公私之用愈屈於不足。風俗彫弊。德義陵夷。浮虛刻核。如無復有所憚者。旱蝗水潦。飢饉疾疫。加之師旅。遠方騷然不安矣。此固陛下勵精夙夜。殫給以臻厥成之時也。臣願陛下加謹焉。毋忽於其勳。思所以安之。於其順。思所以寬之。於其易。思所以難之。於其薄。思所以鎮之。於其貧。思所以貸之。此今日之至計也。夫潛神於一堂。而欲以周知四海之遠。制法於一時。而以施及萬世之久。夫豈一耳目手足之力哉。惟在盡人謀而已。微臣淺陋。實無益陛下毫髮之事。惟陛下益廣言路。以通下情。下情

通則忠謀日至。而利害之迹。邪正之實。不得隱於天聽矣。蓋事係於天下。則當與天下共之。事係於衆人。則當與衆人共之。非可以私也。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譽之。以為奇才。為知治體。而果用之。異之。則衆愚之。以為同俗。為不知治體。而果廢之。夫是非在理。不在同異。使同而有所附焉。雖同。乃所以為欺也。異而有所取焉。雖異。乃所以為忠也。夫上所好。惡民之表也。上惟同之為好。則民亦以同為貴。上惟異之為惡。則民亦以異為賤。人不能無賢不肖。事不能無利害。而人人雷同。環合以不可為一。則將沮君子而為小人。將飾罪而為功。虛方欺而為實。利方詐而為義。末流之弊。臣恐不可勝治矣。陛下道濟天下。而智周乎萬物。頓笑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群臣消塵。終何足以有益耶。惟深為天下屈意聽納。以答天變。以同民憂。幸甚。

十年。汝礪又言事不當問所得。疏曰。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拆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子。奉聖旨。具析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聞奏者。臣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詔震恐。惶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巖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有所謂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為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為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而投諸罟獲。陷穿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唯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為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為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闇。而弥縫其空缺。臣之罪莫甚焉。臣寧自刻。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

陸下知之為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下所予。願
并納以易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緣臣論列非一狀。御史中丞鄧潤
甫。裏行黃廉。亦各有疏。乞詢于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
為誣善。為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

汝礪又論聽言未至。疏曰。臣幸以不肖得備數憲。府與聞朝廷之議
論。而其學不根。屢辱聖訓。乃知堯之道無能名。孔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而其間有所未達。不敢諱匿。不陳以負盛恩。惟陛下加
察焉。臣聞之。凡人莫難於爭。臣為人臣。則不得有己。為爭。臣則不得
有隱。人君。我之所天也。能制禍福。能制貴賤。而有過則必正之。人臣
我之所委也。非能輕重之。非能榮辱之。而有姦惡。則必言之。以至賤
應至貴。而言其所惡。聞之過失。以至孤敵。至衆。而發其所隱之姦惡。
則危辱怨禍之至。如歸焉。危辱怨禍不獨其身。亦及其子孫。夫抱關

擊柝。乘田。委吏。皆可以成業。而以儻來之名器。舍去天下之至安。而
投不測之危禍。背遠衆人之榮譽。而召無窮之怨惡。則其身其計。非
為其家亦明矣。陛下至誠懇惻。願治。如臣不肖。而優容假借。尉藉之
良厚。則知陛下屈意於天下之賢。雖古不能過也。聽言之道。有所未
至者三。蓋有所疑。有所易。有所專。此臣之所未喻。而不敢諱匿者也。
臣罰之。人君之所以交於天地。應於萬物者。無所不用其誠也。在我
者無所不用其誠。則人之誠亦至焉。臣竊聞陛下勵精於事。纖悉必
躬。而不能無疑心。臣以謂不然。周尹言王中正事。陛下疑以謂中正
不能成就。蜀中士大夫。然後知說者有以焉。夫言國恩與鄉里親重。
必曰國恩重。得於人君。與得於人臣孰重。必曰人君重。違所重而取
欺天之罪。從所輕而取小人之譽。臣子恐不敢如此。臣伏思陛下於
百官之中。取六七人者。為諫官御史。使得察百官邪正。辯天下利害。

而言則必以其人為可信也。以為可信則任之而不疑，以為可疑則去而不任。既任之，復疑之，既疑之，復任之，非誠之至也。蓋上以疑待下，則下亦以疑事上。上下之志不交，則不足以有成矣。陛下所委者外臺也，今外臺乞罷免黜逐者日夕不絕，使陛下以意度之，以為某人為某事，言某事為某人，言某人臣知有所不能徧，臣非為尹辯，恐陛下以是心待天下，則賢才如尹者知有所不言矣。臣所論多陛下宣諭之所戒飭者，則知陛下之意不以不肖為可惡，而將教之也。臣雖已銘刻，然於義有所不安，則其告之亦不敢後也。蓋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陛下知足以落天地，辯足以彫萬物，聖敬日躋，方登於克壽，而群臣區區曾不足以騁騁於五帝之佐，其何能仰望清光哉。陛下歸視收聽，退藏于深宮，群臣猶且縮慄震懾，不敢以盡使以明為用，則熒熒之火必不能為光矣。臣每見陛下之臣稱陛下

高明博厚，比於天地，論之於古，則貫穿歷世而不遺，以之於今，則周旋萬事而無盡。臣下知嗟嘆而已。臣獨有疑焉。臣前論市易事，蒙宣諭以謂不知本末。臣誠山野，未更於事，然臣所以事陛下，其巖如天，凡所欲言，稽之古，參之今，聽之民，謀之士大夫，反覆至於無不同，而後言，少疑則闕之。十至於八九焉，則於本末之際，不敢言不知也。陛下誠盡察之，而少賜寬閒之燕，使臣得指畫於前，而少容盡其區區之愚，則臣之言必有以當聖心者。蓋天下之人，散之則愚，合之則智，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之愚，非足以言於君子有取焉。以其所長而已，不以其不足聽而忘之也。如臣昏闇，未諭指數，其言不善，固不足道，惟陛下以誠心待之，則言有善於臣者，有不得疑之矣。臣嘗言之曰：是非在於眾人，則與眾人共之，利害繫於天下，當與天下共之，蓋雖人主有不得專也。臣嘉問之姦詐險詭，自大臣以至於

僕圍之賤。自朝廷以至於四海之遠。蓋無不聞知。所以愛憐而不忍去者。獨陛下而已。夫人君之於人臣。固有所謂庸之者。鮮有益於國而於民為損。能有利於上而於民為害。皆非先王之所庸也。傳曰。民功曰庸。則先王之所以庸之者。以民為主而已。夫辟土地以強國。實府庫以富國。以今言之。如所謂才也。而孟子以為民賊。况嘉問上欺陛下。下欺於民。實未有以益國。群臣言之愈切。陛下持之愈固。臣未知所謂也。夫嘉問區區。實不足數為陛下道。然陛下以是待天下之士。是害有甚於嘉問者。陛下有不得知矣。有所疑。似乎不能母意。有所易。似乎不能母我。有所專。似乎不能母固。凡此皆非微臣所望於聖學也。有所疑。則忠信之士不至。有所易。則禮法之臣不勉。有所專。則正直之臣不進。忠信之士不至。則所與者。譎詐而已。禮法之臣不勉。則所任。非所嚴者矣。正直之臣不進。則過有不得而知矣。此不可不戒也。臣聞之。治國猶治疾。不能望而知之。問而知之。亦可矣。不能問而知之。脈而知之。亦可矣。知疾在一支。則治一支。在一體。則治一體。以一支體為不足憂。則歲時日月之變。外有傳之內。小有積而太。四支百體。病有不可勝治矣。臣竊惟陛下剛健不惑。日勵精於事。天下指日數月。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今有為十年矣。而事功未至於成就。而其弊有加焉。凡此疑。皆言路不通之過也。惟陛下加慎焉。神宗時。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御史中丞黃履上言曰。陛下情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前。願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養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庶。士狃於見

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不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人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設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真大治也。

哲宗即位。初。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今月一日夜。夢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真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古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

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為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光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正處復奏。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

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睿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槩棄置。全不采
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機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即乞
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及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
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光又上奏曰。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群
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宣。僕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
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叙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
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
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群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
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
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

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群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
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為。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
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

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呂公著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聽政。命百
官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
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資。親定大業。然猶
克己從諫。以致太平。正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
厚者。答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爾。他日嘗怒苑西監。而
皇太子驟諫。太宗喜曰。朕始得魏證。朝夕進諫。證亡而劉洎。岑文本
褚遂良。馬周繼之。見在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太宗始以納諫致治。
而又以悅諫教其子孫。宜乎功烈甚高。而鮮及也。然至其裔孫德宗。
惡諫諍之臣。以為賣直取名。當時此習。閉閣累月。南臺唯一御史。不聞

過失終致亂亡。由是觀之。好諫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務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親庶政。威德日新。皇帝陛下。臨朝恭默。未有過事。然而天下至大。萬務至廣。方始初清明之際。正是求言納諫之時。况先帝新定官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之官。其員數甚備。伏乞申教。輔導。選忠厚骨體之人。正直敢言之士。徧置左右。使掌諫諍。無空要職。益廣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過。况唐制。湮沒已久。別無分明稽據。臣在樞府日。常見先皇頗已厭其煩碎。特因近臣獻言。聊試其法耳。伏乞盡罷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諱。規主上之過失。舉朝政之紕謬。指群臣之奸黨。陳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便。不為已行而憚改。所言無取。姑亦容之。以示明威之世。終不以言罪人。若緘默異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績咸熙。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孫升上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感。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際。疑問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

元祐元年。升為殿中侍御史。又乞令臺諫專對。疏曰。臣竊觀嘉祐治平之間。臺諫風節。悚動天下。比年以來。苟容持祿。養交之俗成。而臺諫風節。掃地盡矣。伏以陛下臨御以來。登用正人。開廣言路。發德音以告中外。下明詔以諭四方。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諫之意。不過如

此也。臣竊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天下之事者大臣而已。大臣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當博延群議。杜漸防微。若臺諫難於請對。忠言不獲面陳。樞機之發。既虞於失身。犬馬之心。徒懷於嚮主。下情未達。壅蔽或生。非社稷之福也。臣近觀詔旨。許令臣寮請對。此實盛德之舉矣。然條制未克。曲為防阻者。臣愚不避僭越之誅。為陛下言之。陛下隔日一視朝。而一月之間。休假居半。聽政不過十數日。日引一班。而臺諫必待長官同對。且臺諫之官。十有餘員。待其議論相同。又須無不得次之日。方一獲對。若日有不得次之人。而或議論各異。則是有終不獲對者矣。夫區區疎遠之臣。竭誠欲望。簾幃披瀝。肝膽不亦難哉。有唐御史蕭至忠。號為稱職。嘗謂臺中無長官論事。不須關白。當時以為知言。今法式若出於故事。則自當隨宜增損。若出於陛下之意。則陛下且至誠聽納。乃為是形迹妨嫌。何示

天下不廣也。若出於大臣之議。則臺諫之對。本為大臣而設。而乃自下制上。曲為防阻。此尤大不可也。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旨揮許令臺諫專對。如遇當日有不得次之人。仍特引臺諫一班。不獨章陛下至誠聽納之德。且以廣達聰明。消除壅蔽之患。則天下幸甚。

四年。升又乞依舊制。引對臣寮。疏曰。臣愚不肖。伏蒙誤恩。拜玷言職。夙夜思念。恐無以塞責。而孟子以謂敬其君。莫如陳堯舜之道。伏蒙二聖臨御以來。仁厚之澤。結於人心。微如蠶動。遠暨幽荒。莫不愛戴。鼓舞。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治。臣竊以謂至治之世。銷患於無形。居安慮危。防微杜漸。正在今日。夫堯舜以聰明文思。濬哲文明之德。而必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者。廣耳目以防壅蔽也。壅蔽之傷國。真患為大。陛下深居九重。仰成輔弼。一日萬幾之微。四海九州之廣。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安危治亂之所係。苟睿

智未達。則耳目安得不廣。而壅蔽之患安得不防也。天聖垂簾聽政。未久。臣寮上殿。並如常儀。今二聖臨御五年矣。而此制缺未講。中外竊有疑焉。士大夫懷忠拘義。欲望簾幃披瀝肝膽。有不可者。四海九州之利病休戚。陛下有不得聞者。壅蔽之患。不可不防。治忽之機。不可不戒。伏惟太皇太后睿智燭理。可洞判於群言。皇帝陛下聖德日躋。宜習聞於庶務。收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兼四海之見聞。以資聽覽。此堯舜之所先。而聖政之不可後也。伏乞明詔有司。依天聖舊制。引對臣寮。並如常式。實堯舜之所先。明目達聰之舉也。伏望聖慈。少留聽焉。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近被聖恩。擢實諫列。內惟謫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

職者。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蓋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

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闕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

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安世又乞籍錄臺諫章疏狀曰。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度。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為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

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繼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進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為後世法。

戶部郎中曾肇乞復轉對狀曰。臣伏觀令文。臣下得言時政闕失。公私利便者。臣聞帝王即位之初。必有以順天下之心。答中外之望。其為之有序。在知其要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仰承頽命。而履天下之尊。太皇太后陛下俛徇權宜。而議軍國之務。此正華夏蠻貊洗心注目。顯顯觀聽之時也。端本謹始。實在今日。臣愚輒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留神聽察。幸甚。臣伏觀先帝嗣位以來。憂勤恭儉。自謹一日。神功聖德。充塞天地。固非臣言所能騁歸也。陛下繼之承之。任大責重。然

四海之廣。萬事之煩。億兆之衆。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則欲達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務。豈有他哉。在廣言路爾。言路廣。則人人得盡其情。人人得盡其情。則上無不聞之事。下無不通之志。政令之行。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賢不肖。雖在四方萬里之外。陛下不出戶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備見矣。然後察政令之得者。則力行之。彌綸未至者。則損益之。百姓之所願欲。則與之。百姓之所疾苦。則除之。顯忠而去邪。任賢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澤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聞。百官有司。奉法遵職。貴者不以崇高而取肆。賤者不以疎遠而取欺。陛下深處法宮之中。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任已聰明。則其察愈詳。其蔽愈甚。因衆之聰明。則所視者遠。所聽者周。故先王設進善之旌。立取諫之鼓。陳誹謗之木。又使瞽獻書。師箴。瞽賦。蒙誦。工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彼豈聰明之不足哉。知任已不如任衆也。舜之繼堯。所守一道。

然舜初受命。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謂繼治世者。耳目尤不可
以不廣故也。三代以還。咨詢訪納。固非一途。然近世之所嘗行。祖宗
之所已試。則命百官轉對。實今日之要務也。昔唐太宗初即位。延見
群臣。或論往古成敗。或究民間利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規。
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感歎。議息征徭。故能創業垂統。成
貞觀之治。下至代宗。每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敢言者賞其盡
規。不言者責其隱默。故陸贄以謂諫雖未得。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
獲上通。周世宗即位之始。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故能外強兵威。
內修政事。而顯德之政。獨高五代先帝熙寧之初。亦詔百官。咸以次
對。故事不遠。行之非難。此臣愚倦倦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學士大
夫布滿周行。人有所懷。皆願自竭。但慮詢求之未廣。聽納之未至。爾
陛下沛然發德音。下惻怛之詔。使之極言。無有忌諱。則孰不踴躍奮

勵。各罄所知。以補聰明之萬一哉。陛下察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而
勸之以賞。言而未當。或過於訐直者。寬裕包涵。而不加以罪。非但舉
空文。循故事而已。如此。則四海之內。知陛下有好問之美。有聽言之
實。忠謀讜論。日聞於上。而阿諛壅蔽之私。不得行矣。天下之情。孰有
鬱塞而不伸。天下之務。孰有怠廢而不起者哉。故臣愚過計。以謂今
日之要務。未有易此者也。至於廣收骨鯁。敢言之人。充耳目之任。救
左右侍從之官。責以論思獻納。是皆朝廷之所素講。不待臣言而悉
者也。伏惟聖慮深遠。無所不周。如臣賤微。不識大體。願以世荷國恩。
兄弟皆蒙先帝不次收採。不勝犬馬之私。貪於自效。愚者千慮。冀有
一得。冒進狂瞽。干犯典刑。惟陛下察其用心。而赦其僭易。不勝幸甚。
三年。肇為中書舍人。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覽聰明。大
闢言路。雖拂意逆耳。詆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蒼蒼不虛心克

已。溫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謂古之聖帝明王不過如此。一二年來不唯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幽深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壅故也。是以在廷之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以不能盡言為耻。振起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如王覲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何則。以言賞人。猶有觀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望然去矣。其肯以身陷禍而覲萬一之聽察哉。故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此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且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

聞其過。今一言及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覲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也。陛下臨政以來。何獨至於覲一言之不遽不能容。示天下以不廣也。覲以小官。不二三年拔擢至此。今以言獲罪。猶補便郡。於覲何損。臣所惜者。於聖政不為無累爾。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懼。以覲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也。其可忽哉。臣備位侍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緣職事冒進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所有制辭。未敢修撰。

元符三年。肇又上奏曰。臣伏聞給事中龔原以妄議政事。罷職降

官。差知南康軍。臣初聞之。意謂原資性山野。不善為辭。觸犯天威。自取黜逐。陛下寬仁大度。容納直言。初雖震怒。終必矜赦。傾聽數日。未聞別有指揮。臣愚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苟止。惟陛下留神聽察。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深懲前日群臣阿諛壅塞之弊。收錄廢錮。召還朝廷。又命近臣選舉臺諫官。以補闕負。仍下詔書。許人直言。時政闕失。中外誼呼。以謂堯舜之治。指日可待。故四方之士。聞風踴躍。爭獻所聞。以裨聖教。况於朝廷之內。有官守言責之臣。孰不激勵自奮。欲以仰副陛下虛心納善之誠哉。是以朞月之間。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其有官守言責之臣。則遇事輒發。無所顧避。比之前日論事之人。其多何啻百倍。非皆好默於前而好辯於後。其所以誘之者然也。古人所謂主聖臣直。豈非信哉。矧如原者。素以學行知名。頗識事君之義。昨蒙陛下取於疎遠之中。驟置侍從之列。其設心以謂非傾竭忠

誠。有犯無隱。不足以當陛下拔擢委任之意。是以自入東省。數有論列。雖未必皆當聖意。然比之前日偷安苟容。以保祿位者。則有間矣。以陛下之明聖。豈不察其用心。以陛下之寬仁。豈不容其冒瀆。遽然出逐。實駭眾聽。况當獨斷之初。而近臣以言得罪。臣恐在位之臣。自此以言為戒。蹇諤之風。浸微。阿諛之俗。滋長。小人觀望。復萌僥倖之心。所繫甚重。不可忽也。臣受陛下厚恩。而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輒以上聞。每蒙優容。未賜誅斥。今茲所論。非獨為一龔原。實以上繫國體。伏望陛下少霽雷霆之威。俯納芻蕘之議。萬一可采。乞出自中批。寬赦原罪。或令降官供職。以責後効。或別移在京差遣。使之自圖去就。庶免朝廷有因近臣論事。遽行出逐之名。不勝幸甚。

哲宗時。蘇軾乞依舊制。許臣寮上殿疏曰。臣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開礙。

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諸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伏見陛下嗣位以來。唯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寮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覆詰問之靡臧。斥有位之阿私。糾在朝之明比。推至誠。求謙議。追夏禹拜言之美。此甚盛德。非群臣所能當。然自降詔書。四年于茲。轉對者固多矣。未聞有一言能開悟聖聽。一事有推行于時者。豈言盡不足采。其事皆不足行邪。晉之人君有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

退而有憂色曰。以吾議於朝。而群臣莫能及。吾國其殆哉。今在廷之臣言事四年。而卒無可采者。其為朝廷所宜憂遠矣。使萬一其言有可收錄。而不見省焉。則所以丁寧而求者。恐乖至誠之道也。陛下萬機之繁。百官封事固難悉覽。頃令館閣臣寮分閱。屬近臣看詳。而總擇其可否。此乃陛下謹於聽納。不以獨見為明。然議者猶以為可否。群臣之言當在人主。宜非臣下所得預也。今又不然。能近臣看詳。而悉付中書執政之大臣。中書執政之大臣未必得暇。盡覽。則屬之掾屬。掾屬又未必能詳擇。乃間委外廷之臣使之可否。送為重輕。群臣誠淺薄。不足以仰望清光。在陛下聽言之體。為輕矣。古之聖王。詢于芻蕘。而擇狂夫之言者。豈謂芻蕘狂夫其慮有過於聖王哉。所以博詢兼聽。而來善言者也。夫善言者。殊言之為難。得其所。以言為難也。故信而後諫。可以言而後言。誠使自處如此者。轉對於廷。其言有深

切至當而陛下聽覽有所未至。例出其封章可否於公府之掾屬。下及外廷之小臣。則彼以為愧悔莫甚。為後來者孰肯勵精竭誠輸切至之言哉。且人臣進言莫不希人主一省而有懼後忘之心。如知陛下不必親覽而悉送中書。則孰可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罕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飢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余臣寮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王巖叟乞養誠心以來諫諍狀曰。臣伏以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亂。群生有憂樂。繫人君措之何如爾。夫以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深而察萬里之遠。非諫諍以寄聰明於萬有。使人為我視物。物為我聽。則何以遂群生之樂。成天下之治。保社稷之安哉。然而聽諫非難。來諫為難。來諫非難。在誠心以好之。誠心以行之而已矣。百姓至愚也。誠心則可以感。四海至廣也。誠心則可以達。鬼神至幽也。誠心則可以通。天地至大也。誠心則可以動。而况於其餘乎。人主苟誠心於好諫。而誠心以行之。則天下之人皆願以誠心告之。惟恐其後爾。惟恐其不至爾。好名之君。蓋亦未嘗不自以為好諫也。然天下之善不至於前。而天下之美不歸焉者。何也。無誠心以將之也。無誠心以將之者。患在蔽於有所偏好爾。有所偏好。則小人得乘間以進。而君子之論遠矣。小人固亦自以為能諫也。特順其所

好而補助之。以為說。豈諫也哉。然其君自以為忠於我。而日加親近。曾不知所以說已而成已之惡也。君子之於諫。直拂其意。以攻其偏。好而勉之於大道。然其君或以為異已而惡之。甚者至以為謗已而害之。此安危治亂憂樂之所以分也。臣以謂養誠心有道。守之以至靜。處之以至虛。持之以至平。行之以至公。而不置毫釐他意于其間。則誠心得矣。誠心得則明。明則是非不亂。而忠邪判矣。忠邪一分。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伏惟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聖德方進。願養誠心。以來天下之善。不立偏好。以杜小人乘間。而使君子之論日聞于前。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嚴叟為右司諫。又乞令臺諫專對。疏曰。臣竊以納忠之道。貴乎盡。論事之體。貴乎密。不盡則不足以感動聖心。不密則不足以成就機事。人主待臣下。雖無間。而臣下自立不能無不同。既不同。則不能無忌。

礙。而言有所不盡。事有所不密。言之不盡。事之不密。非有益於朝廷之道也。古之人有以告於君者。雖父子之間。不以相語。况可使他人聞之哉。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特賜指揮。依久來故事。臺諫官只令一人上殿。庶使各盡其忠。而無不密害成之失。且臺諫官夫子耳目之任。當使各盡其見聞。以告主上。豈可却使互相窺察。常得志同道合之人。則可。若有懷私意。持異見者。如何與之共論於上前。此不可不察也。故事。臺諫官論事。不相通議。亦不關白官長。蓋欲以各盡其忠。豈可上殿。却使兩人同也。六曹開封。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長與屬官同奏對。今臺諫官。須二人同上。則似與六曹開封相類。恐非體要。如蒙允臣所奏。只乞作出自宸衷。批出指揮。嚴叟又論安反側。不必降詔狀曰。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措紳之心。輒犯天威。論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聖心未加采。

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為
 俛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觀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為盛德。
 納諫為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
 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
 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
 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聖德。中無益
 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獨如此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動搖。自
 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塞其聰明。未
 言也。言者言之。陛下擇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
 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為諫官。對於陛下
 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
 言如此之切。不應
 如魏鄭公。太宗一
 恐人不言。導人使
 人諫。雖勉以聽受。
 之。太宗曰。誠如公
 都自謂所行不變。
 臣讀之至此。每歎
 貞觀之初心。導人
 者。以詔書未宣布
 厭言而拒諫。有損
 於治體。下無益於
 而又將有人睥睨
 古欲治之主。惟患
 聞禁言者使之不
 下之明。俯不失言
 說聞德音。子寧論
 臣感激至恩。恨不

傾瀝肝膽以為補報。今日詔書。臣所未諭。陛下求
 厭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直
 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貞觀之初
 諫。三年已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
 然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
 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
 及見公論說。過夫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美太宗之服義。景仰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
 使諫。群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
 問。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
 嚴叟為侍御。又論張彞民罷言賊狀曰。臣謹按五
 傳。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譎。乃是收采衆論。明
 之朝廷。此蓋言事

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陛下。得為忠乎。况外人之議。亦有所以。緣奉世是彥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冊夏國。既屬重事。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為彥博所照管。亦不足怪。彥民據所聞而言。乞朝廷裁察。別有何意。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此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况彥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在陛下釋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居言職者。以言為諱。他日大臣有大惡。陛下欲聞。亦不得聞矣。此非社稷之福也。今朝政闕。失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言之觸。國家置御史。正欲警察權。雖有過論。亦當優容。今彥民以一言獲罪。臣疑非陛下本意。必有誤聖聽者矣。此事於彥民殊無所損。所惜者朝廷之事體。陛下之舉動。天下之觀望也。伏望特迴聖意。還彥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

嚴叟又上狀曰。臣連上封奏。乞復張彥民言職。尚未蒙指揮施行。臣以彥民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無可罷之罪。清議沸騰。以為過舉。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陛下少賜采納。幸甚。臣讀汲黯傳。每切歎息。其為人。意直好諫。遇事輒發。如公孫弘。張湯輩。懷詐飾智。以阿人主。他人所不敢言。黯常面觸之。故不獨漢庭之臣。知所畏憚。至淮南王欲謀叛。以黯在朝。為之寢謀。直臣之於國家。戢毒。應消禍亂。其益如此。故天下之愛其君者。莫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責。實在於此。今日之論。非私於彥民也。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屬官也。為陛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風憲陵遲。國體隨弱。皆必然之理也。陛下於此。幸加反思。非好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道勝也。臣以言為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陛下。唯知而不言。則為負德。

爾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之謗。臣竊恨之。伏望聖慈檢會。臣等前章早賜付外施行。使怨歸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勝大願。

叢叟又上奏曰。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未蒙采納。施行此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國家。臣所以夙夜憂懼。不知所處。陛下開言路之初。言事官多與權臣為敵。怨仇不易當。每德音丁寧。既謝藉之。又嘉賞之。謂朝政闕失。大臣私邪。百姓疾苦。事無小大。一一但言。欲賜一一主張。言事之臣。恃陛下照鑒如此。故敢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古今之公患。患在執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陰為巧說。以害其忠。必使主信之而不覺。終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以行其志。所以人之言曰。寧觸人主怒。莫忤權臣意。蓋人主無心。雖怒必解。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怒哉。陛下雖加獎激。未必便

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藏佞邪乘間而進。取陰附大臣為自安之計。不復以陛下之事為事矣。前日御史中丞黃履殿中侍御史劉次莊。陰附蔡確為姦方。確用事。陛下何由得知。確去。而其姦始敗。使確且在位。履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嚮陛下。因論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又無所傷。遽以大臣不說而罷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事在耳目。非臣妄言。臣伏觀陛下初降出舜民論封冊疏。必不以彥博照管奉世之言為毀傷。彥博亦未必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怨舜民。攻其所諱。而增飾老臣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忿者。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獨擠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以盡傾言路也。蓋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爭。封奏紛紜。言詞憤激。必拂聖意。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搖而去矣。此其姦謀。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惑陛下。一事既行。後必有甚於

此士大夫之所以為朝廷憂也。臣度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獄。恐不能懌彥博意。故兩難耳。臣切伏思陛下特屈公議。黜御史。以為老臣者亦足矣。今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之。非陛下得已也。老臣豈不亮陛下之心哉。尚何以為憾乎。由此而言。臣以謂陛下處之。不兩難耳。臣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議。則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誠蒙陛下幸聽臣言。則朝廷過舉。反而為盛德。老臣謗議。變而為美談。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已銷。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傾盡肝膽。以告陛下。今日遂死。無所恨矣。惟聖主留意。毋忽。

嚴叟又請廣言路。衆用四方之士。疏曰。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觀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既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切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

聽言

宋哲宗時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以來。甚盛德之朝。必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故敢諫之鼓。進善之旌。誅謗之木。皆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固未嘗限以日月。伏觀六月詔書。俾天下臣庶。並許實封直言。此盛德也。必使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然後與諫鼓善旌。謗木之設。初無以異。若乃上之治。底于無為。下之人。至於不議。然博訪之道。不可少廢。况聖政日新。方欲聞所未聞。豈可於求言之始。為日月限哉。欲望聖慈。復詔天下臣庶。依今年六月詔書。並許實封直言。更不限以日月。如此。則輿情盡達。朝政常無壅塞之弊。而聖治可不勞而成矣。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事之機密者。不可以口陳。心之精微者。固難以書盡。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繁。其間情偽萬狀。取舍兩塗。一失其實。咎緣而生。朝廷增置諫員。寔司陛下耳目之任。凡天下之事。無不得言者。若忠賢之未進。姦佞之未除。刑賞之失中。政令之違常。如此之類。皆得以聞上。使之日對清光。獻納論奏。尚虞未盡。况天門九重。邈若霄漢。儻令祇上封奏。不得面覩威顏。則事之機密。心之精微。何緣盡達。伏自陛下臨御以來。除執政外。餘皆未許上殿。臣遂於去年十二月內。奏乞上殿。至今未奉俞音。兼臣或聞故事。改元後。許令臣寮上殿。今已改元矣。望出自宸斷。檢會故事。早賜指揮。令臺諫先次上殿。上以廣陛下之聰明。下以盡愚臣之職事。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自古人君。致功德巍巍與天地並者。積衆善之効也。夫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繁。以一耳目兼聽周視。欲事事中理。

其要道莫過於取善而已。大凡好勝。自古之公患。苟不以事之善否而皆劾。莫予遺。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夫舍己從人。唐堯之盛德也。與人為善。虞舜之盛德也。以數聖人之盛德。猶聞取人之善。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盛德日新。百度備舉。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與堯舜禹湯之盛德無以異。前日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駁安燾知樞密院不當。陛下直令下吏部施行。更不令給事中書讀。臣竊以謂非取善之道也。燾之不幸。無公望。陛下又素知之。今日聖政如此。退大姦。進大忠。天下翕然咸稱有古聖帝明王之風。在燾之躡等。越陛一事。何憚而不改耶。且居陛下耳目之任者。不敢不盡言。蓋思所以稱陛下付委之意。若俾燾却居舊職。任用不為不重。告命必須書讀。紀綱方始不紊。臣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盛德取善為事。則臣之職可以無愧。伏望聖慈留神。天下幸甚。

光庭又上奏曰。臣竊以諫諍之臣。為天子耳目之任。救正朝廷之事。貴於其初。凡政令未安於理。除授或非其人。於命未行之日。俾先知之。則獻納之間。事體甚便。近日朝廷所關報者。皆是已行之事。言者急思救止。其道無繇。又不免暴於人聽。不若於命未行之前。都無報跡。是以成朝廷之美。故事諫臣許隨宰相入閣。蓋當議論之初。便思救補。不俟命令已行。然後攻其失也。臣欲乞朝廷今後凡有政令除改。才到門下。並令給事中即時關報臺諫。所貴先事為慮。所補不訛。又足以成朝廷之美。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光庭又論張舜民罷言職疏曰。臣切以正直之臣。以遭時遇主為盛事。蓋敢言之氣。雖天與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易伸也。歷古而來。青史之上。直臣無幾。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養其才尤為難也。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

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拔朽。除天下之弊。如反掌。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方今內外清明。百度修舉。人民乂安。此已試之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巍巍成功。不難致矣。臣切見吏部關報臺官張舜民為言。文彥博照管劉奉世。特罷言職。臣以謂御史之職。自許風聞言事。使舜民之言。盡中義理。陛下固當行之。設若未當。止於不行而已。豈可遽罷其職也。今陛下從而罷之。豈不沮敢言之氣哉。切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勁之氣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法度立。姦邪無間而入。臣與舜民接跡頗熟。稔聞其有正且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實御史。士論皆以謂得人。今視職纔兩月。正直之節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從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遽使罷職。致陛下今日有遜言事官之名。臣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開天地之量。容養

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詔。還舜民舊。厥以盡其材。臣愚不勝倦倦之志。

右諫議大夫孫覺上奏曰。臣竊以後世諫臣。為天子左右耳目之官。三代以來。官不常置。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所謂七人者。三公四輔是也。天子一言一動。七人者在焉。有過不及。隨輒正之。故人君之失。不聞于外。不見于下。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置諫官。唐太宗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頌失。隨即箴規。以此見諫官之職。必待命令已行。闕遺宣播。然後從而救之。亦已晚矣。唐太宗雖不責宰相。以七人之職。猶使諫官與聞政事。國家以來。雖不全用唐制。然祖宗朝。諫官亦不為少。前後以言舉職。見于國史。磊落相望。大抵於人主躬親聽決。獨斷萬微之際。諫官常少。先朝是也。人主委任柄臣。責成攬要之時。諫官常多。仁宗

莊獻太后是也。臣竊以今者皇帝陛下。冲年嗣位。太皇太后同攬機。此宜多設諫官。以廣視聽。庶幾有補萬一。若其人庸下姦邪。自宜加罪竄斥。以肅百寮。若其人直方。無所附麗。則其所言。必有可采。如六典諫大夫。補闕拾遺。凡兩員。今臣獨負供職。不唯鴛塞。朴陋無所聞識。又綿力寡助。深恐不逮。伏乞特賜指揮。依六典滿置諫官。覺為給事中。又乞令臺諫。先次上殿。疏曰。臣昨自先帝祔廟後。曾具劄子。乞賜指揮。許臣寮奏對。庶幾人情不至壅隔。至今未奉聖旨。竊以人情壅隔。則乖離疑惑之患生。假竊盜亂之禍作。於易乾下坤上為泰。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坤下乾上為否。否者。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今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大統萬國。天臨四方。即位以來。且一年矣。群臣望清光。聆德音者。三省樞密院大臣八人而已。使此八人者。聰明有餘。論議皆當。中立而無所附麗。方正而無所阿

私可也。萬有一人焉不足以任此。而曲折反覆。不可以見于文字。而御史不得請對。諫官不得面陳。則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諫官之設。本以拾遺補缺為任。密啓面陳。乃其職也。今一切須具章疏劄子。然後可得上聞。則與夫百執事等矣。伏望聖慈。特許諫官御史上殿奏事。尚書左丞劉摯論群罷臺諫。是自塞絕言路。疏曰。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章疏論事。蓋以謂職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會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上也。必料陛下亦已察臣之意在於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效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切料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解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彈壓。故不行重責。但罷其言路。此足以見聖度廣大。愛惜數人之才。龜勉而為此也。臣觀舜民之

論文彥博。止有照管劉奉世一言而已。此一言小事也。奉世有才可用。方出入彥博門。下受其知遇。而照管之。乃大臣所宜。則於彥博何傷。兼彥博自不以槩意。而議者私憂過計。恐彥博有所不樂。致陛下為罷舜民。舜民之罷。亦小事。無足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再言足矣。何至議論蜂起。相繼並作。紊瀆天聰。至煩宣召申論。尚且不已。誠有罪也。夫舜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議者欲慰說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之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徬徨。深為陛下惜之也。古之賢君。明主。唯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為甚盛之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唯堯舜及三代之盛。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今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苟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當。一切包納。故臣

子無戮辱之懼。周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養就今日忠直之氣。然上下姦邪。摩牙切齒。嫉惡臺諫。亦已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蓋恃陛下之主張。謹其官守。以盡事君之義爾。一旦以小故。摧沮罷去之。適足以快憎怨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言者有所私徇。涉於傾陷。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乃若出於公議。則雖有強直乖忤之言。古之聖人。皆容之。考於傳記。不可勝數。今夫以一言旁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以一言彈給事中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以剛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為戒。必然之理也。深惟陛下恭默未言。太皇太后陛下。簾門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絕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

事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為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爾。內梁燾孫升。外議皆以為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寬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群罷去。凡與前日之事不同。必疑謂朝廷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來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唯有竭誠以主公道。不敢雷同倡和。苟有所見。可以裨補。若不盡言於陛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開死。

奉又上奏曰。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切

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號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名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獎愛。未必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乏事。至於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為國家效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闕一誠不可。然而強四支者。必以骨為主。故自古人君崇獎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有一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懼。

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况當今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為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語。稍異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豪強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真偽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群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其可懼也。然上下相罔。誰為陛下辯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踈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

矣。則報効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為。寧敢避罪。臣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御史中丞傅堯俞論張舜民以言事罷職。疏曰。臣等竊以御史之任。以敢言為先。自昔以來。常難其選。臣等昨被詔同舉御史。兩月累月之間。諮詢考察。於千百人中。乃得張舜民一人。臣等素皆不識。但見衆所共推。學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於進取。熙寧元豐間。嘗慷慨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司馬光嘉其端亮。薦之館職。關西士人。稱為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既至臺中。與之相接。見其忠淳朴直。心無所附。嚮言無相避。臣等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旁及大臣而遽罷之。甚非陛下所以命臣等擇御史之初意也。御史為天子耳目。或懷姦挾附大臣。則所當聲其罪而黜之也。豈有不欺於君

反以指摘大臣為罪也。雖或論事有誤。與之用心則忠。欲厲事君。所宜獎借。儻加推抑。誰肯盡誠。此臣之所為陛下惜也。若要使仰浮沉無所忤犯。巧於自全之人。以當言職。固不難得。然國事何如哉。伏望陛下察求材之甚難。亮進忠之非易。恕其小失。而錄其大節。復舜民於言路。以全朝廷之美。臣等不勝幸甚。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論列不當。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事。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以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有此舉。臣既謂朝廷大體須當愛惜。又謂陛下全德將遂虧缺。所以歎惋憤懣。不能下食而安寢者也。言事之官。稍及大臣。不原其情。遽加廢黜。此實不足為法於天下也。陛下以高世絕人之資。事皆托於未萌。而公開此端。不防微而杜漸。故臣深以為惑也。陛下必謂事不在我。但欲以慰安老臣。出於至誠無私。故決意行之爾。殊不知既害大體。且無益老臣。若虛

博於此恬然自處。臣恐彥博遂失賢士大夫之心。而為衆手所指。是陛下欲愛之。而實損之也。臣聞人誰無過。善於能改。愚臣死罪。深以此舉為陛下之過矣。雖然。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今衆人延頸張目。以待更焉。不知何津而不為也。自昔人君以改過為難者。無他。恐事數移。則威權不重爾。臣獨以為未之思也。夫興事不計當否。而執之如金石。此何益於威權哉。蓋用術者。猶可以激而為之。其狀隱微。難於窺測。唯不悛改。必於中理而後已。則其權常重。而其威無敵。其要易持。而其利甚博。使用術者。無以施其巧。則人將膽破矣。願陛下深念而亟改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衰拙無取。以朴忠自信。所以敢辱此地。苟非蓋陛下之光明者。豈敢以告。惟留神省察。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累論奏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蒙施行。竊

以言事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違忤。獨言事者。伺察而彈劾之。其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非衣冠顏狀之有異。蓋人主信任而崇獎之爾。夫人臣既辱知遇。又行其言。故輕絀冕。捐軀命。為國家正紀綱。以伸萬分之報。若稍加摧抑。則人亦何憚。况直為大臣而罷黜之。臣恐而今而後。有不忠於陛下而事權臣者矣。不但偷合取容而已也。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舜民之言不可行。而不可怒也。今詔旨甚峻。極駭物聽。必有借彥博之重。以激怒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陛下不可不察。陛下欲慰安老臣。放罷舜民言職。今採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陛下待老臣之禮備矣。於彥博何傷。彥博四朝宰相。宜有體國之誠。豈敢以此望陛下哉。

願勿輕臣言而詳其區區之心。特奮睿斷。早賜指揮。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等竊以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全過當。則必欲盡言。張舜民昨因論列西事。因及劉奉世。乃天子左史。下使屬羗。恐失事體。衆謂因文彥博照管。且非斥言彥博。又非專擊奉世。其大意在尊朝廷。愛國體而已。其間侵詆論議。大臣之言為多。故中外之人。以謂舜民之罷名。為言及於彥博。實由怒觸於柄臣。臣等竊以朝廷罷一御史。必當正其罪名。布告中外。可以示天下。勵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今舜民既無朋附。無中傷之迹。又非犯顏逆鱗之過。不當以一言風聞之失罪御史。以柄臣之意。違祖宗曲全過當之詔。損仁聖至誠聽納之德。非所以示天下。勵臣節。正紀綱。貽後世。今臣等憮憮愚忠。至于再三。不能自已也。伏望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霽天威。曲回睿照。省察臣等前後奏章。降付三省施行。如臣等所論不當。乞行貶黜。以謝冒犯宸嚴。

堯俞又上奏曰。臣前日與侍御王巖叟列銜申奏。乞檢會前後言張舜民文字。降出施行。至今未聞詔旨。臣聞忠義之士。精貫白日。誠洞金石。臣雖無狀。肺肝竭矣。實冀精誠上通。有以感悟聖意。臣竊見近日執政。憎厭言事之官。往往形於詞色。今遂伺間而逐之。不知如何而後可以厭其意也。臣讀唐史。見宰相裴垪傳云。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垪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垪。垪獨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臣不敢望執政以臯夔之心。輔陛下。得如裴垪足矣。今非徒憎惡言事者。既逐之。又移過於陛下。使陛下本無一事。橫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且風聞言事舊矣。既黜舜民。尚有言職。不識

自此以往。凡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又未知所守。豈敢默然伏俟譴黜。堯俞又上奏曰。臣等所論張舜民罷職不當事。蒙宣諭後。又兩疏開陳舜民本無罪。由大臣構成。乞賜照察。復許還職。尚未蒙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說者以謂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亂。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而不知則已知。而必行。故端良得以盡其忠。姦邪無所用其巧。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不法。侍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為日知先構罷言職。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日知為歙縣丞。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被逐。而喜李傑之復用。不高風憲之

自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其益如此。史冊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非是誤陛下之聽。有甚於日知。御史憲直敢言。忠信獲罪。有寬於李傑。言責之臣守義。以多者多於楊瑒。又陛下聖哲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深。改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邪。欲以正朝廷之事邪。若欲順意。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與臣論勢。臣之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虛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陛下觀開元之所以盛。思明皇之所以賢。聖心略回。破姦言而全風憲。易若反掌矣。臣等以堯舜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陛下以為不可。則乞罷臣之職。紀綱之地。由臣等不振。以為朝廷羞。得蒙竄殛。以塞至公。臣等之幸也。左諫議大夫梁燾論張舜民罷言職。疏曰。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

故輒罷御史乞還其言職。至今未蒙指揮。臣切以為始拒直言。損納
諫之美。下移威罰。失權斷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也。夫
知此事。不出聖意。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
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闕失。猶且直集正論
至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况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今御史
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也。罪天
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正之法度也。大臣雖
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狗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
也。况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
臣。安得假天威屈正論。以中傷議已者乎。自古全治之世。必用天下
清議。故清議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清議屈則姦邪之計得
欺罔之患作。今日清議喧然不平。皆謂陛下之優大臣者亦已至矣。
世之法也。

大臣之事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清議之罪大臣者。日益以深。則
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聖慈。以保君德為難。以全國體為重。即日
召還御史。以正權綱。然後慰藉大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強主威。萬
世之法也。
素又上奏曰。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斥御史。命令失當。公
議不平。玷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馭下之制。非所以全養
忠勤之氣。感勵敬順之心也。陛下未即垂聽。而至恩優容。面命相臣。
布宣慈旨。臣等迫於公議。願以至公之道。上廣聖意。下廣人望。不敢
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陛下勿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勿以已宣之
旨為難回。唯強其剛明之德。從諫如轉圜之易也。臣聞唐宣宗將幸
華清宮。已命治道。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卿勉諭諫官。勿
更論列。宰相奉旨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章再入。宣宗謂宰相曰。諫

官疏極懇切。朕決不為遊華清之行矣。卿宜說我此意。宣宗唐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娛樂之事也。諫臣猶且懇切進言之。初未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進言不已。宣宗幡然感悟。遂輟其行。又令宰相告以納聽之意。是能自屈至尊。欣納直諫。真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大中之政。號為中興。聲名輝映前代。至今流為美談。恭惟陛下之聰明。遠過唐宗之德。朝廷紀綱法度。不比華清之事。臣輩區區陳誠意。皆激切。嘗蒙聖恩。曲賜宣諭。臣祇知尊君卑臣。為萬世之計。不知畏附權強。使不論列。陛下喜忠納諫。上法仁祖言事之臣。得盡誠節。更覲留神省察。主張必行。追還成命。以解群言。遂使朝廷益見清明之象。天下馴致安靜之理。明德日躋。可以並隆堯舜矣。雖宣宗賢主。何足為陛下道哉。

蘇又乞終始從諫。疏曰。臣愚不肖。蒙恩還以言職。夙夜思所以副聖

知者。不敢以為榮。而獨以為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強公家。弱私室。正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主。制政廉惟。權臣易為強悍。奸人易為豪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恤者。必欲陛下徧察外之事勢。有可憂。可疑者。必欲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欺罔。欲君勢隆重。而下皆敬畏。此臣自書報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陛下復置臣於言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為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為忠。臣前日之言為是。則今日之言不為非矣。臣前日之敢言為忠。則今日之不敢言為負矣。陛下既能知臣之忠。必能用臣之言。則臣報陛下之心。豈可怠於前日哉。臣聞人主不以受諫為難。而以臣下敢言之為難。人臣不以敢言為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為難。唐李絳曰。小臣晝思夜度。將有上諫。欲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其緘封。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一二。信乎。最

言之難也如此。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溫顏容納。獎勵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禍患。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於。碩食君之祿。其事不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敢言之為難。是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矣。人臣以主上從諫之為難。亦是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也。辨姦人之妄而達兩宮之明切。不以敢言為難。在陛下信而聽之。塞其讒譖。折權臣之強。而抑其排斥。使多士以臣使多士以臣為戒。而挫其直。當今之事。所可言者。尚不為少。臣方且次第上之。願陛下清心諦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隱者。不敢猶豫。以留清衷。後時之憂也。致陛下有開納。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靜宗社。長久而安寧。此臣愛君謀國自誓之本志也。唯陛下裁擇。臣不勝僉僉盡節之至。

右正言上官均乞聽言考實疏曰。臣竊聞人主之治天下。為得失。察邪正。存乎知言。聽言之難。在乎同異之際。聽納當則政令善。而衆悅。聽納失則政令乖。而人不服。兩漢以來。治亂成敗之機。未嘗不在於此。世俗之情。議論是非。往往以多同者為是。然而情有愛憎。識有明暗。心有向背。同而多者。或出於合群。而為朋黨。異而少者。或出於守正。而獨立。則是同者未必可取也。有反常而為奇。背公而行私。不稽可否。不顧是非。惟勢利之為徇。則是異者未必可取也。然則人主之聽言。其辨得失之際。果不繫於同異之多少。當察理之是非。以定去取耳。賈誼明於治體。嘗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蓋事有顯迹。推事以考言。則詐者不能變白。以為黑。巧者不能飾非。以為是。此知言之要術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出政令。行刑賞。稽合義理。順於人心者。不可勝數。其間固有出於獨斷。或有取於衆論。公

聽並觀。不牽於異同之說。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至公無私。以治安天下為計。故能洞照真偽。判別是非。無所壅蔽。此中外之所歌頌。非臣之私言也。然政令之損益。百官之黜陟。萬機日新。自執政大臣以至侍從諫官御史。皆得以言。陛下寬仁好諫。是非兼容。而論者又得以盡言。若既眾則意趣未必合。識慮未必同意。趣不合。識慮不同。則進言不得不異。言意既異。則互生愛憎。迭相排毀。以務相勝。則是非汨亂。尤為難察。伏願陛下於眾言同異之際。更加審擇。推究事實。凡言邪正者。必考為行之實迹。則同異之間。瞭然而判。然後在廷之臣不敢挾情飾言。以焚惑聖聽。故邪正區別。政令刑賞。皆合公論。天下為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蘇轍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疏曰。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龜僂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若不辯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甚幸。

蘇轍又論用臺諫劄子曰。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

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肅簾以來。每事重慎。群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闕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乃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亦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蘇轍又論所言不行。劄子曰。臣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種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科朴一人移涇原。恐尚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尚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

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幄之中，嘗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且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試水之實，鑿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

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甘竦斧鉞。

殿中侍御史呂陶辯朱光庭彈蘇軾策題事疏曰：臣竊聞蘇軾試館職策題，朱光庭彈奏以為譏議兩朝，奉聖旨蘇軾放罪，軾遂乞補郡。蒙陛下降詔不允，光庭論列未已。臣既待罪言路，理當辯明，敢竭愚鄙為陛下極陳之。夫臺諫之職為天子耳目，要在維持綱紀，分別邪正。凡所彈擊，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怨。萬一及此，是謂欺君。今蘇軾所撰策題，首言齊魯皆聖人之後，其政化之弊至於衰亂，其次乃曰：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詳察此言

固無譏議兩朝之意。其次又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慮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或沉於刻。則所謂媮與刻者。明言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能上體朝廷本意。而或至於媮與刻。非指言二聖之失於媮刻也。其終又曰。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者。蓋言漢文漢宣之時。其臣下能如此。不怠廢。不過甚。今朝廷當以何術治之。使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不至於媮刻乎。蓋作文者發此問端。以覲其答。即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先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假使先庭直狗已見。不為愛憎而言。則雖不中理義。尚可恕。或為愛憎。而發則於朝廷事體。所損不細。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先庭有訛。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先庭為程頤報怨。而屢

攻蘇軾。審如所聞。則先庭固已失之。軾亦未為得也。且軾薦王鞏。為不知人。戲程頤。為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當也。若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而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臣又聞軾與鄧溫伯同進策題三道。陛下點此一道而用。則陛下聖鑒必謂切於時務。故遂用之。夫知其不識議兩朝也。又况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為政之道有寬猛兩端。大槩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取。著為法令。頒於天下。夫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講明治道。一則頌以為法。一則指以為罪。何輕重取捨之異哉。此士大夫之意。不能無惑也。恭惟陛下聖慮高遠。從諫如流。然臣下之言。或至於激。則亦願加審察。昔富弼韓琦天下知其忠且賢。弼因除張茂實管軍。中丞韓絳乃言富弼欲謀不軌。韓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中丞王陶乃言韓琦反狀已露。尚賴聖主深矧情偽。二人者始終安完。以富弼

韓琦之賢。而言者猶如此。中傷之。則不迫於弼與琦者。又可知矣。今日先庭中傷蘇軾之心。頗類前事。欲使朝廷為之報怨。不可不察也。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既備位臺職。而輒亂諫官之失當。一罪皆不勝誅。然喋喋不敢自默者。非特為一蘇軾。蓋為朝廷救朋黨之弊也。孤忠危迹。敢以死請。

右司諫王觀上奏曰。臣謹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通言。夫好問不察。而通言。則察者。蓋舜欲有問。必擇乎端人。正士。而後問之。所問皆端人。正士。則不察而信之可也。察其人在前。故也。至於通言。則有不問而聞之者矣。舜不以人廢言。亦不遽信其言。必察其真偽善惡。而後用捨焉。故不問無以致忠言之啓沃。不察無以辨通言之是非。臣伏見陛下自春至今。凡施設廢置。莫不大慰天下之望。雖天縱睿智。如日月之照臨。無所不燭。然所以深究民情。洞見物理者。亦好問察

言之助也。陛下當龍潛之日。故事無所預。威福不在手。凡達於聖聰者。皆無心之言。以所聞無心之言。裁以英斷。而施之政教。則法出而公論歸。令下而民情悅。不亦宜乎。今陛下專居九重。奄有四海。慶賞刑威。卷舒於願指之間。有所問焉。或畏威而匿情。或懷利而曲說。况乎通言情偽萬狀。欲如前日無心之言。豈易多得。故好問尤不可以不擇其人。通言尤不可以不察其實也。舜典曰。朕聖詭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之好問。察言者。既如彼。用以命龍者。又如此。可謂重且慎矣。陛下以大舜之實。行大舜之政。故臣敢以大舜之所重且慎者。上塵聽覽。

觀又上奏曰。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節騎常侍。兼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聽為制勅院。擗截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別作門出入。以防制勅之漏洩。論者以謂名雖為關防制勅。而實不取諫官。在兩省與

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嚴之。蓋彼其作制勅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廳。及直舍廊廡等屋。已數十間。作制勅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容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為之門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勅院。而亦不截諫官廳出外。即知不為關防制勅之漏洩。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臣聞自古為國家者。未有疎薄諫諍之官。而可以有為者。臣不敢備引歷代之事。以瀆聖聽。今且以李唐言之。昔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勲相規正。勅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故自後諫官得閣中奏事。遂以為常。而諫言直論有補於朝政者。世有其人也。夫唐太宗之聖。自三代以後。本朝以前。千載一人而已。當時諫官之才能智識。豈復有敢望太宗者哉。不惟

不敢望太宗。而豈復有如當時之執政大臣者哉。然太宗不自有其聖。而虛心求諫如此。當時執政大臣亦未嘗有以諫官預聞政事為嫌者也。唐自武德至昭哀。三百年之間。諫官皆列於中書門下兩省。而亦未聞有臣僚建議。諫官不得在兩省。以防制勅之漏洩者也。只自五代衰替。朱梁初建都。事事草創。故諫官不在兩省。聖朝祖宗承五季版蕩之後。興弊祕墜。百餘年間。凡前古之法度。日以修舉。至神宗而浸備。是以鼎新兩省。列諫官於其間。以循唐制。夫諫官必列於兩省者。蓋使在於政事之地。而有所聞見。則凡所論列。庶幾不誤朝廷。而有補於治道也。惟是隨中書門下乃三品以上入閣。則尚未及講。臣竊以謂必行於陛下之手。雖或未暇。奈何至使諫官不得在兩省。而惟恐其或聞政事耶。又疑其漏洩制勅耶。何示天下以不廣也。况今諫官雖在兩省。日與給舍相見。而於政事委曲。亦何所關。但

存羊所以愛禮。不猶愈於盡廢哉。執政大臣若謂諫官不才罷之。乃宜。不可緣一二諫官之故而遂廢朝廷之法度也。臣不能悅首循默。為自安之計。以負陛下言責。惟聖慈詳酌施行。

觀又上奏曰。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辨截諫官。出外陳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先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蓋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芻蕘皆可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而鯁言直論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於身者浸多。故為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肯以諫諍為事。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率皆列職清要。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歷之所在。有不可考者。惟隋唐事近。傳記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嘗屬中書省。後乃分列兩省。終於有唐。未

之或改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既為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蓋御史專在糾正百官。必在外。然後百官趨赴聽事。鞠獄為便。諫官之職在於論政事之過。左補人主之缺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缺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朝祖宗以來。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惟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之地。猶未預於入閣侍從之班。乃防諫官漏洩政事。而欲擬截廳事出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矣。夫兩省若有幾密之事。更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耶。兼見今諫官雖在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况幾密哉。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明帝聞。愈敬

悼阜。後世以為美談。臣常謂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追明帝耶。臣常以臯夔稷契期執政。豈於此而不追楊阜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唐數百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勅院者。更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為漏洩。三不可也。使天下朝廷有疑諫官之心。厭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天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下執政一等。爾今偶負闕。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亦陛下侍從之臣。安可使中書吏人據其廳事。奪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左右。史乃屏置一隅。穴垣牆而出入。事體顛倒。增長吏氣。五不可也。憎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久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迫逐諫官之名。為後世笑。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愚暗不才。陛下過聽。懼為諫官。若議論失當。陛下罪之。執政大臣。惡

之。或一二日而罷。或二三月而黜。皆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為而兩者可以安處哉。蓋欲為朝廷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計也。若既憂得罪於陛下。又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惟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聖聽。而喋喋不已。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惟垂慈裁擇。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侍御史陳次升又奏乞留正言孫諤。疏曰。臣伏見責降左正言孫諤。知廣德軍事。風聞諤以論役法有過當之語。以此得罪。未審果是耶。為復緣他事耶。若不緣他事。只緣役法。臣竊謂朝廷復行免役之法。實欲便民。所繫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縣。而普及天下。處之道。天下均被其利。苟一失當。天下均被其害。而諫官以言為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

容德也。臣伏觀天禧元年二月七日勅戒臺諫詔書曰。雖言有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廣開言路。激昂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為慮。而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諤若無他罪。正是議役法失當。推原其情。蓋欲補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乞寬王觀之罪。疏曰。臣與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觀之罪。蓋以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垂寬宥。以彰朝廷容諫之美。况陛下臨御已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竄逐。復失朝廷清淨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愛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嚴戒。並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避違迕。縷縷開陳。整竭愚誠。冀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東求。何面目處群臣之右。又况彥博公著等。皆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輔弼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肯雷同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貶謫王觀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臣自先朝言事不合。擯斥處外。幾二十年。遭遇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夏歡呼。古今無比。此皆聖心所悉。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按臣於踈遠之中。驟置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瘁。恐負聖知。豈有容庇朋黨。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惜聖政。思報大恩。螻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即乞謫臣補外。被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亦遠若蓬。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辜東按。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又臣曲謝

卷之二十四 三

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構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構謗之人。皆欲快相賀曰。只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眾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先仁又論王覲乞從文彥博等所言。疏曰。臣昨日入劄子。未敢簽書。王覲文字。因以文彥博呂公著累朝舊人。其言乞加採納。及論朋黨事。繁善惡。消長皆愚。臣受恩之深。罄瀝血誠。用伸補報。更無碩望。異觸之慮。伏望聖慈。特加詳覽。又彥博公著年皆垂老。屢乞退閑。陛下特留平章國事。蓋以重德老臣。一心向國。直可委信。此聖慮之深。高出前古。兼呂大防等皆陛下選拔於眾。各有公望之人。今若商量一諫官。差除有言不蒙垂聽。則與陛下眷留擢任之意。輕重不同。臣所必更望聖衷。審慮少迴天意。良加採納。以成唐堯捨己從人之意。不

使大臣有不用之言。則社稷幸甚。臣前年初到闕時。聞有德音。令臺諫官但言事。太皇自主張。臣愚不勝欣喜。今見彥博已下諸大臣奏事。未蒙聽納。臣不勝憂懼。

翰林學士范百祿乞審議轉對之制。狀曰。臣恭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闕上章。不得須候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為民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聽言擇善之志。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寮轉對者。每次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祖為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

今昔有異。心跡未侔。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竊惜言路之未廣。而恐人情之恬默。苟有所聞。則積為蔽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于衆。蹈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完盡。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諮於人。言物論。何以察茲。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

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乞從罷黜。蒙恩降知徐州。給事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自許近臣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罷黜一從官。如肇用意真。國家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為改命令。體問書黃。已

有之。或沈落而不偶。幸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決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常。循名觀實。謂之賢可矣。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遑安。其能奮不顧身。忤大臣為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臣以為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禮。謂其言過當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之求藥。唯病之愈。是望。故能五毒偏施。針砭切骨。而不為過。使唯香味顏色之悅。則豈唯不足治病。適足以誤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以道觀之。為當矣。夫欲安榮。患危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度之。今人不肯朋比大臣。而肇為朝廷明是非。論然否。此為其身邪。以國家故邪。順從

默則遠得福。奮厲激昂則遠得禍。而人臣終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如曰人臣雁行。膽披腹心為陛下國家長久慮患。而陛下屏去不容。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能依隨大臣而陛下去之。則執不願附大臣。今一有言而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學不言。近臣與國家同安危。共休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閉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心膂之賢。編置左右。博求骨鯁之士。並為輔拂。蓋猶恐不足。今有一曾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南北郊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欲易於改作。實所未安。肇云。使無言責。身決不敢緘默。肇為禮官。其言當在。肇遂有論議。肇既逐。臣亦難處。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同罪焉。肇已下而未行。臣至愚。故

望皇帝陛下深以愛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聖心。且留肇置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靡所逃誅。夫以易差違常事也。留賢者威德也。在朝廷蓋優為之矣。

畢仲游上言曰。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為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聽用臺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躬已以待之。若久於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老故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來。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譽。體貌之隆。而私門姦吏。破膽而不敢為。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小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闕。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所致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

聽言

宋徽宗即位初。左正言曾肇乞旌實直言疏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人直言無有所諱。此堯稽求舜好問之風。德光王立謗木。諫鼓。詩人詢于芻蕘之誼也。天下甚幸。臣切以謂陛下惻怛詢訪之誠心。既已形於號令。則其於開導獎激。使人繫於盡忠獻納。亦須有術。况詔書已有其言可用。朕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下。臣伏聞治平四年。英宗皇帝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人所陳政體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特加甄擢。其次則賜詔書獎諭。布衣即命有司召問。條對有理量材錄用。當時咨謀勸誘。如此其詳。至有朝上書暮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唯恐在後。神宗皇帝廣覽兼聽。片善必收。寸長必錄。斟酌損益。以修政事。故熙寧

元豐十九年間。百度修舉。功崇業鉅。雖聰明睿智。出於聖性。亦虛心採納群書之助也。臣愚伏願陛下明諭輔臣。討尋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其上書言事。有合聖意者。速加旌勸。則遠近聞之。莫不感激。智者效其計。忠者獻其誠。陛下不出戶庭。而海內之情畢聞於上。不勝幸甚。

時日食求言。太學博士王洙之上奏曰。求言非難。聽之為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為難。求而不用。非所謂應天以實者也。臣切見國家每有天變。輒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趣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為詭譎。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悅。治道成。天意行矣。

中書舍人鄒浩乞至誠終始納諫疏曰。臣伏讀虞書。見時命群臣作股肱耳目。而戒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從以成其違者。是諛也。後言以指其違者。是謗也。二者非事君之道也。有虞之臣皆大賢。豈不知之。舜且以此戒焉。是知拂心忤意。非人臣之所樂在於人君。有以導之而已。此帝舜之聖。所以為萬世法也。臣愚切觀陛下即位以來。憲天聰明。首開言路。旋因日食。亟降詔書。咸使納忠。無有忌諱。言果當理。欣然聽從。增秩賜官。風動天下。故雖疎遠。芻蕘之賤。莫不鼓舞。遭遇。息日。罄竭。以補初政之萬一。而况股肱耳目之寄。又安有不盡其忠者乎。帝舜之聖。今復見於陛下。然臣觀太宗乃近古明君。魏鄭公且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實以其詳。悉有據驗。太宗

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於是知納諫固難。而謹始尤為難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彼太宗聞之而悟。真大過人者。顧不能持以至今。誠日新無改。使鄭公不得而窺焉。則其去弊也遠矣。陛下方稽古以御今。如太宗之事。亦願取以為鑒。以隆太平之偉績。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聞奏。此則聖詔之出。未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唯陛下留聽。

浩又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疏曰。臣准中書省錄黃一道。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尋觀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擇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况山野一介布衣之賤。

乎。陛下察其無知。特從輕典。又且遣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為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為時大弊。自陛下勸獎開導。始克通達。世以相賀。雍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愚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錄黃。臣未敢簽書行下。

給事中上官均上奏曰。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好問至於芻蕘者。樂於聞善也。誹謗之罪。不誅者。欲以來直言也。蓋君臣之勢。隔如霄壤。進言直則有犯分之嫌。持論高則有出位之罪。畏嫌避罪。則愛身者孰視拱默。而不敢論矣。政事有關。偷安固祿。而不教論。則九重之奧。萬事之機。安得聞歟。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豈有不摧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聖人知盡言之難也。故賞諫臣以厲諛悅之臣。貸狂直以開正直之路。使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所以集天下之善而成巍巍之功也。自陛下即位之初。開廣言路。虛懷開覽。擇其可用者。賜官增秩。以獎其言。四方之吉。歡欣鼓舞。人人出其所長。發其所蘊。露章抗疏。幾無虛日。陛下神明天縱。道術精微。固所自得。至於政事之臧否。人臣之邪正。法官之臬。纖悉洞照者。殆亦收覽衆言之助也。臣以為進士殿舉。比士大夫貶官。非輕罰也。張寅亮等。踈愚狂瞽。誠不識朝廷忌諱。然志非懷邪。比庶人謗於道。可也。今被之以重罰。疑非陛下開廣言路之意。臣竊安度陛下聖度容納。非加怒於無知之小臣。特以其言有及執政之意。言涉

犯分。故稍正刑罰。以明上下之體。然四方之遠。難以戶曉。必以為陛下前日許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前日賞之。今日罪之。妄意朝廷有厭言之意。自中人以上。安寵顧利。政事之有缺。往往越趨畏縮。而不敢正議矣。且加罪一二進士。固未足惜。竊恐沮直臣之氣。緘多士之口。自此始矣。臣以為狂言犯分。貸而不罪。其為害輕。誅責賤士。以沮直言。其為害大。臣願陛下揆之聖心。權其輕重。更加矜容。以稱陛下初政之意。以解四方之疑。天下幸甚。

宣和二年。御史陳堯臣乞重惜憲臺之權。疏曰。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

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
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紀綱。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
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
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真知
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
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己。則先設旋防以拒其來。
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令事。則必下害以他非。不
謂在昔與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辭。或以
䟽隔其恩威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千
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繞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
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

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若官吏猥冗。財費浮濫。
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隳弛。而霜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
下。獨奮離明。斷以乾健。滅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
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
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
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本
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
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恐脅。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
然奮勵。衆必為之寒心。知其必蹈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
所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為結舌銷口之流。臣
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既紊。所不
為。且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鉞鉞而何及。故治國家

者。平時宜有直言頂笏之士。則悠久庶無姦謀指鹿之臣。今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姦回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護。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違已行之命。或方頌而旋改。沮必罰之。或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令。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原有在於強援奧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享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己無術。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隄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體。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効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職非三少。曾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紀綱一正。天下幸甚。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竊聞右司諫陳瓘以言事不當得罪。雖不知其詳。然臣伏觀天禧元年二月七日申敕臺諫官詔書云。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今陛下訪落之初。用人如不及。從諫如轉圜。猶恐萬幾之務不能徧察。上至百辟卿士。下及庶民。皆許直言。無有諱忌。其詔亦云。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命下之始。萬口一辭。以謂正當不諱之朝。且無犯顏之慮。孰不激昂勇聳。願竭區區之愚。以圖補報萬一。况身有官守。有言責者。安可緘默乎。瓘既以諫為職。又許風聞論事。倘有失實。陛下當含容矜貸。如上詔旨。今遽省重責。煩駭群聽。竊慮中外傳聞。人人鉗口結舌。以言為諱。忠讜之路塞。壅蔽之風成矣。伏望

聖慈念天禧申敷臺諫之意。及陛下求言之詔。特寬瓌之罪責。庶幾養成士大夫敢言之氣。其於聖治。不為小補。

左正言任伯雨乞留龔夬狀曰。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三日難。諫而不早。是以取名。而於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惟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周種等語言事。乞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夬之所言為信。夬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夫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祖宗以來。獎勵言官。屈意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

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夬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為京而去也。陛下以聖德嗣位。上法祖宗。內稟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驩悅。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政。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謬。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夬所言。忠於為國。特回睿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蒙蔽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無任皇恐戰汗之至。惟陛下矜赦幸甚。伯雨又上奏曰。切以紹聖時。章子厚蔡卞用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卞引用。不唯無所建明。率皆附會。子厚卞欺誣朝廷。自陛下即位。總攬權綱。自擇臺諫。然臣謂臺諫官始用之。既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坐其所言。以正其罪。蓋安胃

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張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不知所以。臣伏願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章疏。考其所言。若欺罔朋附。則送吏部為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為太重。正名定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堅為戒。

左司諫江公望乞容納直言疏曰。昔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為寢。一戇直之臣甚微。而朝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慎。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遠去。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蓋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適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鵬之振槁。翩翩然徑逝矣。而不

知適以資讒。諂囁嚅相賀之語也。傷右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擴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之直。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黜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蹇直之氣日益長。而朝廷之勢日益尊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度宏博。出於天性。群臣進諫。雖涉狂易。未嘗誅其心。復加優賚。天下之士孰不欲為陛下盡忠。况在言責者乎。傳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唐太宗正觀之時。導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蓋受難甘之言。常在於慷慨願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彊明之君也。而有卒情之失。相去遠矣。惟陛下鑒焉。

宗正寺主簿石公弼上奏曰。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
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
善之。擢殿中侍御史。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上奏曰。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
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大決而犯傷必多。是以監諂而表周亂。素
言而強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不啻不敢言
怒。此疏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
謂子產盍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不善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毀之何為。國家自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說。流弊至今。其
患可見。陛下方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群情。前日宰
相吳敏留李邦彥。止是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未達其心。
謂力辨公議。計或私相譏謗。亦必責臣不言。臣謂但使朝廷德日以

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聞臺臣論奏學校謗傷宰相中丞等事。
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將使忠鯁杜塞。譏毀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
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章。以來四方之賢。而
通天下之志。

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為邪。小人亦謂君子為邪。君子小人
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始為中
司。為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
隨之。今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
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說。審克夷考。而卒不讎也。則按臣之言。而坐
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黻之前。都俞清矣。又廷臣之間。必
有朴茂。元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殺亂可質。
而定。蓋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突

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群言繁興。羣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之明主能以其躬為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右正言程瑀乞籍錄臺諫章疏狀曰。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為真君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用聰明者。特在於審是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便是非利害

灼然曾次。則真贗不分。朱紫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莫矣。蓋人非堯舜。不能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讚己。是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群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正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己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論仁祖。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以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

所論列不以八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詘之。唯是之從而不得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材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諸議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為鷹犬。搏噬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蠶食。而諫省列位。寢闕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謹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言而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畧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

未嘗畫一策。出一計。唯其善用群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外如麴食其。委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父之得魏徵。往往諭意於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強辯。此所以躬平惡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艱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陛下以沉晦為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阻隔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踪跡孤外。志操凜然。金冠在郊。京師震恐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蒙陛下延問。開納。寇過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

少仲邪人側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鑒。不惟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之。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

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速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邦彥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與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為亂哉。臣觀東非唯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忠誠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有所為。議者又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沮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然。惟陛下察之。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之。古人有言。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所謂好惡者。求合夫聖人之道。又使邪說詖行。害夫至當之理。此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於日昃。求言甚切。不問高下。虛已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然而羣臣趨向非一。議者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說。或有遂其前非。一逞怨忿。此不可不察也。本朝開基垂統一百六十餘年。聖聖相承。天下寧治。可因可革。未嘗拘執自章。博蔡卞首建紹述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姦。建隆以來。凡所施為。皆弃而不講。獨指熙寧元豐號為紹述。及其所行。有顯然違於熙寧元豐之法者。則又曰。此神宗皇帝之志也。若以志言之。何所考據。何往而不可為哉。此蓋妄假國論。實為身謀。已成之效。灼然可知。至於擠排善類。箝塞忠言。以正為邪。以是為非。行之數十年間。

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久之法。公私空竭。戎狄侵侮。當是時也。在廷之臣。無有為朝廷施一嘉謀。出一奇策者。陵遲之弊。一至於此。其為蠹害。見於今日。伏自陛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首去邪慝。招延善人。天下之士。解蒙釋蔽。如醉醒寐。覺四方稱快。若出一口。陛下前日手詔有云。必求實是。此乃為政之大體也。然邪正難辨。是非未分。正者固自以己為正矣。而邪者亦自以己為是也。既自以為正。誠自以為是。真偽相雜。實未易分。此乃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天資聖明。理無不燭。然衆言殺亂。亦安得而遽辨之哉。然臣有一說。請試言之。夫所謂實是者。行之而朝廷尊安。四民樂業。乃為實是。行之而朝廷困弱。四民失業。則非是。陛下若驗之於已行之事。已用之說。則成敗可見。不必遠求也。臣前日面陳。未盡委曲。今輒取拜申其說。洗瀆聖聽。伏望陛下燕閒之餘。一賜省覽。臣不勝拳拳之至。

監察御史余應求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少拒。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不過是也。又取其尤者而爵賞之。導人使言。凡有知識。孰不竭愚畢慮。以貢芻蕘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陳東首為忠言。獻之闕下。皆國家大計。人所難言。姦佞惡之。肆為浮言。以誤天聽。學官承指。幾欲屏斥。非賴聖明。獻忠者身幾危矣。太學正吳若數上書。議論不撓。言事者以為鼓唱諸生。是致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言。伏望睿斷。賜東一官。還若舊職。以昭陛下容受忠讜之心。

侍御史李光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或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

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駸駸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溫顏誘接。至有辭氣狂悖者。未嘗加罪。今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議者謂陛下有拒諫之實矣。況今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者。當累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子弟。得以傳播。誠為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眾。開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所採。密籍姓名。隨材擢用。今太平日久。誠為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採。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

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遊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

時李光程瑀以言事落職中書舍人許景衡上奏曰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為壅蔽凡政事之闕失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于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即位首開言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于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上忤威顏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逐遠小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鯁敢言為陛下識擢置在言路其先後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陛下得人以為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為郎既正典刑斯亦足

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駭以謂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絕忠義之口今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也况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夷狄猖獗太原圍閉政事尚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姦謀以折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荒裔耶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於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不加罪也至於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可為朝廷惜之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在於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立而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三復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只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為宗社無窮之計天下

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苟有所見。不敢隱默。僭瀆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

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論聽納不諱。疏曰。臣聞治安成於所愛。而禍患生於所忽。古之人君。所以兢兢業業。不敢逸豫者。慎之至也。昨未渡江時。朝廷便謂無事。志得意滿。偷安苟容。上大夫知其惡聞。邊患也。則務為太平之說。以投合其好。亦因以得美官。爭先相高。唯恐說之不售。而聽者滋惑矣。於是忽其所憂。緩其所急。儲金帛。修禮文。偃然為經遠之謀。而無復外寇之慮。一旦倉皇難作。不復支持。譬猶病者。諱而不語。人或告之以病證之萌。則怩然不說。其不至於喪亡。則幸也。方事之初。得以為計。漫不加省。為患必深。至其已然。悔恨何及。臣願陛下防微杜漸。每唯禍亂之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為諱。或進言之人。謂強敵已驕。不難殄滅。盜賊細故。不足剪除。如某人之

為將。可倚於成功。如泉處之財力。可取以足用。此維揚之遺風。謏佞之所為也。亦願陛下力拒其言。不以容悅見納。亦猶病者。眷眷焉唯求安是念。雖復沉痾之痼。而良醫善藥。日遙門下。庶幾其有瘳矣。區

區愚忠。敢以此為獻。唯陛下留神省察。

張浚上奏曰。臣聞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是以書稱先王之盛。必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僕從之微。亦必精擇。蓋以言語之間。有興衰禍福。所自起者。使左右苟非正人。則聽言之間。人君不能無至於惑亂也。臣嘗謂小人進用。讒說必投隙乘間。不正名其事。彼其挾私負怨。朝夕經營。固出於有心。或因進訴。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賣緣附會。其端甚微。而人君以為萬機之衆。憂勞天下。其於聽言之際。莫暇再三。思慮以決擇是非。是以小人之志。常得行於天下。而使濫被謗逐者。往往歸怨於人君。臣以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蓋

不如是雖有大過人之聰明而不能無過聽之失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紹興間浚又議聽言之難曰。古語有之。集合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衆。害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據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遲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靖百姓。而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憚譏誹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也。

建炎中。編修官胡銓論賣直。詔曰。臣聞太祖皇帝欲拜昌言。于斯時也。衆賢萃於本朝。如阜。慶稷契莫不畢集。服護度。應如行竒好窮之流。莫不畢屏。八紘之內。莫不畢清。雕題左社。繩山柎海。至險絕者。莫不畢臣。國家之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莫不畢舉。四民莫不畢理。蠹蠹萌蘖。凡蠢蠢之類。莫不畢遂。三光全。寒暑平。上而薄蝕。及應之異。下而胸臆甲拆。之孽。莫不畢息。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莫不畢至。鳥獸魚鼈。凶擾之屬。莫不畢滋。而在庭百執事。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雖至於匹夫匹婦之賤。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其朝夕納誨之士。豈復有一毫能裨時政之闕者乎。其奇謀碩畫。豈復有加於太祖之智慮者乎。然而方且渴聞昌言。其不可得。而遂劾拜之。惟恐一善或遺。一言或不聞。以害吾治道也。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以害吾仁政也。如太祖之心。假使其時政治一有不善。教化

一有未善則將焦心勞思。或薪嘗膽以圖之。豈特欲拜昌言而已乎。厥今天下何如哉。率變稷契之疇。能畢集乎。服讒度慝之流。能畢屏乎。八紘之內。能畢清乎。雕題左社之國。能畢臣乎。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能畢舉乎。四民能畢理乎。蠹蠹萌蘖。蠢蠢之類。能畢逐乎。薄蝕仄慝之異。胸臆甲拆之孽。能畢息乎。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能畢至乎。鳥獸魚鼈。四擾之屬。能畢溢乎。在庭百執事。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匹夫匹婦。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而在庭之士。頗以籍嘿為賢。容悅為高。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臣未知信否。陛下自登大位。樂聞讜言。四海欣欣。皆以為將見太平。則道路之言。決不足信。然自頃以來。張震之去。西省一空。王十朋之去。臺列一空。王大寶之去。諫苑一空。金安節行之去。美是瑣闥。又得一也。以此觀之。道路之言。容或可信。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

宗猜忌臣下。謂姜公輔為賣直。史臣書以為戒。德宗一出此言。患臣結舌。直士杜口。馴至興元之變。其末流遂有甘露之禍。害及忠良。所謂一言足以喪邦。德宗有焉。臣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祖為法。則天下幸甚。

銓又上奏曰。臣居窮山間。田父野老相語。以為陛下中心納諫。有高祖之風。臣聞其言。竊自喜躍。以謂聽諫最帝王之難事。惟寬容大度之主。能之。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舜成。王豈有是哉。而皆優容寬貸。略不加罪。古公下虛心納諫。誠如高祖太宗。則舜成王何遠哉。然唐十八皇。最號能納諫者。及其志滿意驕。聖慮漸解。浸不克終。魏徵深以是言。臣願陛下始末不渝。毋若唐宗之解。慮則天下幸甚。

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帝曰。比諫官

勿朋黨論奏不嘗嘗陷謗訕欲請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憚
人以此發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
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劑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何哉予不測之禍碩
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
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纒蔽其聰明所以
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偽者蓋用諫官代為耳目俾姦邪讒慝
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嘗孫伏伽蘇世
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通弗殖捨己從人樂取諸人以
為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
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澄心殫紆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

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宥不賜誅戮聞止除名送昭州
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銓愚瞽
冒昧曾不審詳冥行妄發譴竄何憾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
碩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
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
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
增盛德之元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識見但聞眾論詢詢實不知
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
毋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
毋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
萬死

經筵官張栻講葛覃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高宗意不懌

國子博士李彥穎上奏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故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帝意解遽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聽言劄子曰。臣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故人臣以獻言為忠。人主以聽言為賢。然聽言之難。從古所患。書傳所謂。不可勝舉。願治之主。每區區聽納。而或不免過聽之失者。不得其要也。臣嘗求其要。未有若伊尹告太甲之言。為切且至也。其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試為陛下論之。不逆心之言。未必盡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好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補福禍。敷如反覆手。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

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眾人之上。而群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况逆心之言。雖眾。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請以一二事明之。唐高宗志在廢王后而立武氏也。韓瑗來濟上官儀輩。莫不切諫。以至受遣。定策如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心。皆以為為不可。獨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立武氏。而篡奪之禍。幾至亡國。秦符堅志在伐晉也。權翼石越符融輩更進互說。以至老將如王猛。親且愛如太子宏。少子詵。皆以為不可。獨慕容垂曰。陛下神謀內斷。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遂定計南伐。而淝水之敗。僅以身免。則是遜志之一言。足以喪邦。而逆心之言。莫能救藥。二君不能即所逆順而求之。於道與非道之間。補敗至於如此。豈不痛哉。恭惟陛下聰明勇智。出於天縱。從善有轉圜之易。

去佞無拔山之難。屢詔求言。虛心納諫。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然臣區區之私。猶恐陛下或未得其要也。蓋自崇寧以來。姦諛柄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靖康之後。言路一啓。而狂瀾橫流。餘波未泯。要當執要以觀之。况二帝蒙塵。四方多事。臣願陛下以伊尹之言。不忘於造次之際。正心誠意。終始惟一。視君子小人如燭照。數計則紀綱無患於不立。夷狄無患於不服。中興之業。無患於不成矣。

守又乞賞。且言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常寒久陰。詢訪闕失。聖心焦勞。形于詔旨。在廷之人。各進所言。無慮數十人。竊恐其間不無忠義切直之言。可以裨聖德而贊國論者。伏望陛下乙夜覽觀。因其切直。或加獎諭。或與褒擢一二。庶知聖明不諱。亦以示罪己畏天之實誠。於盛德不為小補。昔唐太宗受孫伏伽之諫。而賜蘭陵公主園。受魏鄭公之言。而賜佩刀黃金之類。所以三代之後。獨稱賢王。正觀之治。

比隆三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崇寧迄于宣和之間。姦臣擅政。專欲蔽欺人主之聰明。故拾遺補過之臣。多闕而不置。於是直言不聞。譽諛之聲日滿於耳。馴致變亂。社稷沾危。遺患至今。陛下纂臨。明目達聰。廣覽兼聽。利害休戚。惟恐其或壅也。而臺諫之臣。尚多負闕。諫官止有一員。言事御史除馬伸差出。止有二員。非惟於聖主中興之朝。為闕典亦恐四方萬里。或得以竊議。則於陛下聽言納諫之大德。不能無累。蓋以臺諫之任。宰執往往避嫌。不敢進擬。欲望睿斷。特加選除。庶幾博採衆言。有裨聖治。且以仰稱陛下聽言納諫之實。

守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渡江以來。懲前日蔽塞之禍。大開言路。訪問闕失。親擢臺諫。言雖激切。未嘗加罪。盛德日躋。遠近臣民。拭目傾耳。以觀日新之政。前日諫官袁植論事。專尚誅殺。陛下罷之。仰見

聖心務崇忠厚。亦甚盛之德也。然遠近臣民未免有斥逐諫臣之疑。臣竊惜之。言事之臣嫉惡或過勢使然也。行與不行亦必考於朝論。斷在聖心。使其失中。姑置勿問。似於聖德未有所傷。又况耳目之官。每患循嘿而不敢言。與其敢言而或過。則猶愈於循嘿。蓋敢言而過。不過於難行。若循嘿不敢言。則為患實大。臣備員風憲。若復不為陛下開陳。臣則有罪。惟陛下裁赦。

章誼上奏曰。臣竊聞臨安府察推沈長卿等四人上書論時政利害。語侵宰相。引過辭位。不敢視事。陛下體貌大臣。特降指揮。停廢四人。以全眷遇之禮。可謂厚矣。然臣竊見陛下累年以來。開廣言路。容納狂直。天下士庶自以遭遇聖明。願效懇悃。雜然並進。雖有犯分失理之辭。終懷憂國愛君之意。率蒙優假。此盛德之事也。今茲四人所陳。輒於政事之外。別為侮誚之語。上瀆帝聰。下駭衆聽。陛下卓然遠見。

慮傷國體。謂貸此四人。則宰相不敢復安厥位。遂中典憲。有此指揮。臣採之衆論。以陛下難傷大臣之意。欲使決留輔政。而正四人之罪。則可也。若宰相既感恩遇。許陛下以驅馳而奉行詔旨。不貸四人之罪。則不可也。四人之罪。不蒙貸捨。則是宰相無念愆。自訟之懷。而致聖主有罪言拒諫之失。非所以昭大信於天下也。傳曰。吾聞脩德以消怨。未聞作威以防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君人之尊。猶不敢作威以防怨。况宰相乎。伏願下臣此章。以示大臣庶幾全聽言之美。而君臣並受其福。

誼又乞貸進士吳本以開言路。狀曰。臣竊觀自古人君開廣言路。使之無壅者。未必盡得天下至當之言。亦未必盡用言者之說。以損益天下之政事。進退天下之人才。其意蓋以謂下情不通。則視聽蔽塞。視聽蔽塞。則人之賢否。事之利害。有不及知。而危亡禍亂之幾。或藏

於其間誠不可忽。是以博資獻納。高視遠聽。故能坐於室而見四海。不降階序而運天下。此要道也。陛下灼知此道。君臨萬邦。比年以來。優游法宮。而天下是非利病。日陳乎前。固於進言之人。孜孜欣納。參近有湖州進士吳木。上書陳說時事。以其副本赴御史臺乞行繳進。臣嘗見其言焉。中間泛論宰相政事。又指言參知政事管庇等事。其言之當否。心固知之矣。其事之是非。固已不逃於陛下照臨矣。累日以來。不聞引過辭位。而聞進士吳木編管徽州。衆論甚駭。夫布衣士上書論宰相參知政事。而居其位者不以為過。則必自以為無愧於心。亦當自辯於陛下之前矣。故視事自若也。自辯於陛下之前者。臣與天下之人固不得而知。然進士吳木因上書得罪。則天下之人將盡知之矣。若是。則其責可以自辯。陛下得而察之也。天下謂陛下編管言事之人。其各將使誰辯之哉。臣伏望睿明。進還所降編管吳木。指揮以自辯於天下。不勝幸甚。

詎又上奏曰。臣近聞給事中陳戩請對。因有劄子論奏執政樞機之臣。間於都堂密院燕衣便服接見將帥。於是樞府大臣引愆待罪。陛下亦察其必襲之久。亮其無他。已許樞臣視事如故。然自此以來。堂陛益峻。體貌益崇。不為無補。昨日乃聞陳戩繼有奏請乞任宮祠。陛下至仁從欲。遂降除郡指揮。而搢紳之士不知其由。謂戩近因言事。遽蒙補外。雖臣亦竊惑之。臣謂朝廷言語侍從之臣。本以獻納論思為任。今一有持議。便令去國。則疏遠微賤之人。誰肯為陛下開口論天下之事哉。設使戩因自陳欲便私。而陛下矜其潛邸舊人。俯徇所請。則今日何等時也。人臣豈自便之時哉。陛下日求言事之人。唯恐不獲。今次對之。臣肯為朝廷論事如戩者幾人。而陛下又聽其去。則陛下深居高拱。遂成孤立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人君於可親之臣。不宜捨去之遽也。伏望聖
慈鑒孟軻之言。慎用捨之柄。還戩後班。以釋衆惑。不勝幸甚。

誼又上奏曰。臣近者曾奏陳湖州進士吳本緣上書指言宰執。蒙朝
廷送徽州編管。乞恕本在直之過。特行釋放。又奏給事中陳戩因論
大臣於都堂樞府便衣接見將帥。蒙朝廷與郡。乞容戩敢言之忠。特
還舊職。二項奏陳。經今累日。伏蒙陛下恩容覆露。不以臣言為非。未
賜斥逐。臣愚庸無知。既被涵貸。復冀聖度開廓。俯徇臣請。以廣言路。
臣竊惟兩人所論。皆執政大臣。其當否雖未可知。然咸有憂國愛君
之心。無附下罔上之罪。陛下初恐大臣因此惶懼。不敢自安。遽為進
退。是以略賜行遣。今來大臣安職。衆情喁望。若此兩人未蒙照察。則
自茲以往。人主之勢漸孤。大臣之權漸偏。進言之路漸壅。懷姦怙寵
排陷端良之士者。漸得肆志矣。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洪遵進故事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
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
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
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臣聞唐魏徵嘗謂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誠哉斯言。甚
矣。為君之難也。深居九重。而四海萬機之重。業然鼎加。極吾之聰
明知慮。無以周知。自非博聽廣納。未見其有濟也。高祖王即位九
年。當戰國之際。干戈日尋。諸侯交侵。奔命不暇。一旦察見。變譽。召
二大夫而誅賞之。上下震懼。至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強于天下。

向使威王翫歲。揭日行姑息。苟且之政。慶賞刑威。不能一施之。欲其紀綱之振。法度之行。是猶倒馳而求跂前人。不亦左乎。漢文帝召季布於河東而復還之。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擊去臣。文帝漢之賢主也。毀譽是非之間。猶不能察。况其下者乎。然則威王之於文帝。其優劣不待較而可知矣。

呂願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偽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鄼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摧勅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於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鑒宣和間壅蔽之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事。

諫官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得言事。下至士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民率衆伏闕言事。議論紛紛。伺暇察其言之是非。或不知避狄。誤二聖北遷者。群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英明獨斷。必為海道之行。至於今日。帖然無虞。萬一令歲。虛人。不渡江。則是天地神明相祐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為備禦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天之時。難成而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摠攬群策。而察其言之是非。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才智。畧謀慮有在於興衰撥亂者。必用之。不然。不用也。廟堂近臣所獻計策。參照已行之事。驗其言之是非。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獻謀。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欲行。百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行也。昔陸贄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

以此說獻陛下。伏願留神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



封